

論毛匪之「文革」與所謂整黨建黨

劉懋柵

一 前言

搬弄名詞原是共匪的專長；它的任何一次運動，都會造出一些使人眼花撩亂的名詞。像「當權派」、「造反派」、「赫修」、「黑幫」、以及「三反份子」等等都是它當前的得意之作。至於這些名詞是言之有物抑或無的放矢，則看其本身的需要和企圖而定。吾人對它的看法與認識切不可只顧表面而不察底蘊。不然，便極易受其矇蔽和愚弄。

就「文化大革命」而言，一開始就是對人的整肅；演變迄今，早已脫離了文化的範疇。毛匪究欲何為？他自己也漫無定論；始則說「鬥垮黨內的當權派」，繼而說「是與國民黨鬥爭的繼續」，東謫西扯語無倫次。局外人既無從捉摸，自難作肯定之論。茲就事論事，試作幾個假設：

(一)如謂「文革」是文化革命，那應當由革命的文化人組成文化改革機構，掌理文化改革事宜，去推行改革舊文化即安。

(二)如謂「文革」是權力鬥爭，那只要把「當權派」的匪幹免職，讓毛派取代其行政職權即安。

(三)如謂「文革」是思想鬥爭，那只要大辦「毛澤東思想」訓練班，普遍改造黨員的思想，並宣佈其他思想為非法即安。

事實證明，上述的稱呼都不够恰當，目前毛匪所作的是以霸道的手段向其「功臣」、「僚屬」奪權；以政客的作用在各地推行「大聯合」、「三結合」；以匪黨慣用的手法在各省、市籌建「工代會」、「農代會」。同時對其傳統的黨、團活動情形一字不提，而專講整黨建黨的策略路線。

去(五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周匪恩來接見北平大專學生代表時曾說：「

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加強黨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顯示「文革」的重點是加強黨的領導。

今年元旦，匪人民日報在其社論中提出「整頓黨的組織，加強黨的建設」是當前五大戰鬥任務之一。該社論又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偉大的整黨建黨運動。」

匪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六月十六日播放記者評論「整黨和清理階級隊伍」一文，該文指稱：「黨權是政權的核心，是權中之權；黨的建設是政權建設的根本。」

此外，在匪報上亦常發現討論「黨羣關係」和「建黨學習班」之類的報導；匪幫重建匪黨的意圖益愈彰明。這些情況，略可證實毛匪推行「文革」的最後步驟是在「整黨」「建黨」。至於過去的「破舊立新」，和當前的「奪權鬥爭」之類，似可當作其整黨建黨的必經過程看待。

二 毛匪為甚麼毀黨

觀察毛匪的歷史，他不長於行政，也不是職業軍人，自在共匪黨內得勢之後，才飛揚跋扈，作威作福。他之得有今日，完全是依靠「槍桿子」和「搞黨」起家。儘管擁毛份子把他譽為「職業革命家」，但他畢竟是一個十足的軍棍黨棍，他對「黨」這個弄權的工具從未放鬆。

不過，匪黨內部的矛盾傾軋由來已久，其反毛勢力更從未肅清。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匪在匪黨八大大會的開幕詞中曾說：「在我們的許多同志的中間，仍然存在着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就是：思想上

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反映其黨內的「官僚」、「派系」問題相當嚴重。

一九五八年，毛匪打出「三面紅旗」，圖以蠻幹方式推動社會躍進一步，藉以樹立其個人之威信，但結果慘遭失敗。因而黨內情勢對毛匪更爲不利；迫不獲已，乃於一九五九年四月讓出「國家」主席退居「第二線」。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匪人民日報在社論中指出：「在一九五九年黨的廬山會議中，一小撮抱有野心的資產階級職業家和計劃家……在黑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支持之下，對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黨中央委員會，發起了一次兇猛的攻擊。」這說明匪黨內部對毛匪個人的積怨早已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在這一（廬山）會議中，首先正面抨擊毛匪的是彭匪德懷，下列文件概可反映當時兩派劇烈互鬥的情形：

（一）彭匪德懷在廬山會議西北小組會議上的發言摘要

○「……毛主席家鄉的那個公社，去年搞的增產數，實際沒有那麼多，我去了解實際只增產百分之十六。我又問了周小舟同志，他說那個公社增產只有百分之十四，國家還給了不少幫助和貸款。主席也去過這個社，我會問主席，你了解怎樣？他說沒有談這個事，我看他是談過。」（七月三日上午）

○「要找經驗教訓，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七月四日上午）

○「人民公社我認爲早了些，……過日子，國家也要注意風景區，人工湖可以慢慢搞，浪費太大。好多省都給毛主席修別墅，……」（七月七日上午）

○「農村四個月不供油，事實上辦不到，這完全是主觀主義。你們抵制過沒有？……甚麼算帳派，觀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對於廣開言論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七月九日上午）

（二）毛匪在八屆八中全會（廬山會議）發言摘要（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三日）

「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我看這次會議有些問題不能解決，有些人不會放棄他們的觀點，無非拖着嘛，

一年、二年、三年、五年。聽不得怪話不行，要養成習慣。我少年中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一肚子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到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着頭皮頂住，聽他一、二個星期，再反擊。

「第二方面，我勸另外一部份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份同志是動搖的。有些人在歷史大風大浪中就是不堅決的。歷史上有四條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又是總路線。

「食堂問題，食堂是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如果在全國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不要怕，河南省有百分之九十的食堂還在，那也可以試試看。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拼命幹，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發瘋），大辦鋼鐵的發明權是柯慶施還是我？我說是我，我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說六百萬噸。有×××也覺得可行。

「工業計劃，搞了一篇文章，寫得還好。至於黨不管黨，計劃機關不管計劃，搞什麼去了？有人批評李富春同志是『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但也不要像李達，太急了也不行。」

上列彭（德懷）、毛（澤東）二匪的講話，可說是針鋒相對，只是未指出姓名而已，二匪的講話顯露了下面的兩個問題：

（一）彭匪所指責的當時匪黨的一些錯誤，都是有目共觀的事實，而且是中、上層匪幹共同的一種感覺，只是懼於毛匪的淫威不敢出聲罷了。從彭匪所稱「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等情，可代表當時一般匪幹的作風與態度。

（二）毛匪面對「三面紅旗」的破產雖無法否認，但仍然心有不甘。所以堅持「拼命幹，死了算」，他繼續蠻幹的結果，招致了衆叛親離，這可能是今日匪區混亂的遠因。

廬山會議之後，蘇俄專家隨即撤退，毛匪的經濟計劃全部瓦解，黨內外知識份子也普遍反毛，「海瑞罷官」、「燕山夜話」相繼出籠。毛匪爲挽救

其危機，乃於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中全會中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重新教育人民和重新組織我們的革命隊伍（黨）」（毛語）。但收效微乎其微。『等到制訂「二十三」條（五十四年一月十四日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制訂「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時，才發覺他們不對。但是北京已在彭真完全控制之下，連一根針也插不進去，我無可奈何，黨中央也沒有辦法。』（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五日毛匪在中央工作會議中講話）至此，毛匪覺得他賴以起家的匪「黨」不僅動搖變質，擋住去路，而且擺出敵對的姿態，直接威脅其生存。所以下定決心，整肅匪幹，非重建匪黨不可了。

三 毛匪毀黨的經過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份，毛匪在上海作了兩件事，這兩件事應該是毛匪正式毀棄匪黨的開始：

一是十一月十日命令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評吳晗的海瑞罷官」一文，對彭真庇護下的吳晗展開政治攻擊，當時彭真曾以電話詢問上海市匪黨委會：「你們刊載姚文元文章的背景是什麼？你們為什麼事前不通知我們？你們的黨性在那裏？」（見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紅旗雜誌所載戚本禹：「論前線和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這反映當時北平匪黨當局的政治立場與這篇文章大相逕庭，也說明毛匪對匪黨組織已不予信任。

一是十一月十五日命令林彪發佈解放軍政治工作的五點指示，該一指示的意義最初尚不明顯，至翌（五十五年）年二、三月份，已成爲全國性之改造與整肅運動；其範圍不僅包括匪人民解放軍，同時包括全部匪黨組織。此一運動之特點有三：①指向各縣、各省、市，乃至各地區黨委的領導幹部。②以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來決定各級黨內幹部對黨的忠實程度與標準。③坦白承認有多數資深黨員懷疑毛澤東著作的應用價值，各領導幹部對政治掛帥的態度是「外表誠懇，內心不服」，這些「老同志」和「高級幹部」必須坦誠的研讀毛澤東思想並不怕羞的進行「自我批評」。否則他們將「無資格擔任領導工作」（見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羊城晚報載中南局對此一運動的指示）。這說明毛匪已決定以軍隊來整肅匪黨。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匪黨中央通知各黨委決定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該通知指名斥責彭真違反毛匪對清算吳晗與文化革命的指示。說彭真依據個人意見草擬該一提綱，並盜用匪「黨中央」名義將之分發全黨。在撤銷該提綱的同時並撤銷「五人小組」，另設「文革小組」，隸屬於匪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據周匪恩來透露：「中央文革小組做的工作相當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見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周匪接見北京大專院校部分代表講話）。事實上自「文革小組」成立之後，即未見匪黨中央書記處再有任何活動。因此，文革小組的成立也就是毛匪正式毀棄匪黨的開始。

同年八月一至十二日，匪黨在北平舉行八屆十一中全會，「毛匪對於不和他採取同一步驟的人，便不邀請其出席，故有半數的中央委員未出席會議。」該會發佈了兩個重要文件，一個是八月八日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決定」，一個是八月十二日通過的「全體會議公報」。這兩個文件對傳統的匪黨組織系統和其功能與權責均一字不提，惟對各地「文革小組」和「文革委員會」以及「革命羣衆」等等則特別強調：

例如「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決定」第九條規定：「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在文化革命運動中的這些新事物，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這些組織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羣衆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適用於工廠、企業、街道、農村。它的組織，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這等於是「文化革命小組」的組織系統和範圍已完全取代了各地的匪黨組織。

再如「全體會議公報」中曾說：「全會號召全國工人、人民公社社員、人民解放軍指戰員、革命幹部、革命知識份子、革命師生、科學技術人員，團結一切人們，克服從反革命修正主義和『左』右傾機會主義來的阻力克服困難……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裏面各方羣衆都被號召起來，只是不提匪黨黨員。

此外，在這次會議並決定改組「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此項決定並於八月十三日在北平公佈（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塔斯社北平電）。

上述各情，說明「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毛匪假匪黨中央之名勉強湊合的

一個會議，不但不能代表「匪黨本身」的策略和意願，而且澈頭澈尾的否定了匪黨的組織與權責。這個會議也可說是一個結束匪黨活動的毀黨會議。

匪紅衛兵於八月十八日正式成立，廿日以後在各地展開暴亂活動，他們的主要任務是鬥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時其最顯著的活動是：①北平「紅衛兵」於九月十三日貼出大字報，攻擊匪黨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峯，責李匪「領導北京市委走修正主義路線」。②天津「紅衛兵」於九月十八日鬥爭匪黨河北省委書記兼天津市第一書記萬曉塘。萬匪於翌日憂憤而死。③九月初旬，內蒙「紅衛兵」攻擊匪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兼該區人委會主席烏蘭夫，指烏匪「實行分裂各民族，企圖建立獨立王國」。④九月四日，上海「紅衛兵」鬥爭該市匪黨市委書記兼市長曹荻秋。同一時間被匪紅衛兵指名鬥爭的高級匪幹尚有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西南局書記李井泉、西北局書記劉瀾濤、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甘肅省委書記汪鋒等。這時匪各地原有的「黨」、「團」組織均已崩潰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文革委員會」和「紅衛兵」。

一九六七年一月廿日，匪內蒙總工會造反派透露，匪全國總工會「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於二十日通告全匪區工會機構，對全國總工會和內蒙總工會「黨組」在文革中所執行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徹底揭發批判；同時劉匪寧一更推出匪中央政治局所作之決定，將匪全國總工會「黨組」之權限根本上予以削減，其決定為：

①匪全國總工會黨組沒有權利再簽署任何下達文件。

②在前期文革中所簽署之文件和通知一律無效。

③匪全國總工會之金庫封存，資金予以凍結。

④匪全國總工會所犯之嚴重錯誤要在羣衆中進行批判。

這一通知的出現，等於解散匪區全部的工人組織，數十年來作為匪黨革命先鋒的工人階級和其基本組織也從此被徹底拆散了。

一九六七年元月廿三日，毛匪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名義，聯銜發出命令，命匪軍依照毛匪的五項指示「支援左派奪權」。該一命令的主要內容是：「(一)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羣衆的奪權鬥爭。凡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左派要求軍隊去援助他們，軍隊都應當派出部隊積極支

持。(二)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左派的革命份子、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要動武，軍隊當堅決還擊。」這等於說「左派(文革小組、紅衛兵)都是對的，軍隊只能支援左派，反對左派的都是反革命組織」。於是所有「黨」、「政」、「工會」都納入軍事管制，任憑左派去處理，也可說把原有的「黨」、「團」系統全部解散，讓「造反派」重新建立組織。

四 匪黨被毀後之概況

匪黨於民國十年正式成立，到五十五年八屆十一中全會為止，已歷四十五年，它號稱擁有一千八百萬黨員和三千萬「共青團」員，控制着大陸的一切行政設施和七億人民。光是專業性的黨團工作人員即有一百八十餘萬(黨員按百分之五計算，團員按百分之三計算)。這個龐大的組織，一旦被摧毀廢除，當不會消失於無形，其殘存的組織勢必四分五裂，因而助長了匪區的武鬥與混亂。

五十五年八月廿一日，陶匪鑄在人民大學對外地學生講話時曾說：「……那你們可以問問吳德同志好不好(衆：好!)。現在正確的只有毛主席和毛主席領導的黨中央。各級黨組織有正確的，有錯誤的……用正確作擋箭牌，實際上就不正確。」八月廿三日，「人民日報」在其社論中警告工農羣衆說：「對於「黨中央」和「地區黨部」要區分清楚……：「黨中央」就是「黨中央」，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黨組織，就是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黨組織，任何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黨組織，如違背了以毛澤東思想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為什麼批評不得？為什麼人家一批評，就說人家反黨、反「黨中央」、反革命？」這說明地方黨組織多反對毛匪，也說明「地方黨」多以「黨中央正統」自居，如有人批評其反毛澤東思想，則「地方黨」便以「反革命」為詞而反擊。證明「十一中全會」之後，各地匪黨已四分五裂。五十六年元月廿日，匪青海石油局所屬之「紅色革命造反團」寫信給北平匪黨中央接待站，對毛、劉二匪分裂問題提出請示，內稱：「有人說中國有兩個共產黨，一個是毛主席領導的，一個是劉、鄧領導的，這話對麼？請予指示。」

同(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廣州匪黨委密令各學校共產主義青年團組

織：「每個團員必須緊緊地團結在團的週圍。惟有集中全力戰勝要消滅團的造反派，團才能獲得保障，團員才有前途。」

三月中旬，青島東方紅第一中學「紅衛兵」和北平六十一中學「紅衛兵」分別在大字報中指出當時匪黨內部對「文革」的態度分爲十派：

○「造反派」：這派人把大膽精神放在第一位。他們不怕天不怕地；敢想、敢作、敢革命。

○頑固派：他們不認識自己的錯誤，縱使認識也不予糾正，並堅持錯誤到底。

○保皇派：他們把保皇放在第一位，他們捧現代的一切，羣衆揭發黑幫黨委會，而他們則保護這些黑幫黨委會，羣衆趕走了工作組、工作隊，而他們却支持這些工作組和工作隊。

○懷疑等特派：這些人先看別人怎樣作，當情況變得很清楚時他們才動起來。

○主流追隨派：不站在前面，也不站在後面，不硬也不弱，那裏人多他們就往那裏跑。

○奴隸實踐派：這些人不懂真理和非真理，也不用頭腦思考，一味以別人之馬首是瞻。

○妥協派：這些人不管真理和非真理，只力圖把自己的派別聯合起來，並強調說他們之間沒有什麼差別。

○胆小鬼派：這派人前怕狼後怕虎，縮手縮腳，他們像耗子一樣地胆小，甚至怕踏死路上的蚯蚓，不管有無成就只想混過日子。

○卑鄙派：這些人把原則當作交易，他們組織小集團，用感情代替政策，他們無論支持或反對什麼時，都不從黨的利益出發。

○兩面派：他們和蝙蝠一樣，革命同志最反對這些人。

上述各情，概可反映當時匪黨黨員人人自危，黨內思想混亂已十分嚴重，他們爲了度過難關，故不得不競相結黨求存，於是大陸遂出現了一些灰色組織，截至去（五十六）年年底止，發現其規模較大並經共匪指爲「反動組織」者計有下述十九起：

- 北京聯動隊、○中國青年真理黨、○湖南紅旗軍、○湖南中國工農紅旗軍、○湖南紅色政權保衛軍、○湘江風雲、○榮復軍、○戰略軍、○全國工農奪權總部、○西安紅色恐怖隊、○農墾隊、○中國

滅共革命黨、○成吉思汗戰鬥隊、○「萬山紅變」、○七九革命造反總部、○工人起義軍、○愛國黨、○中國反共救國軍、○人民黨。

右列各項組織，有的不一定反共，但無一不堅決反毛。匪黨爲了取締上項各類組織，在發現之初期，曾於五十六年二月十二日以「黨中央」及僞國務院名義發佈通告嚴予取締。然而，共匪的黨、團組織摧毀之後，各地之政經機構亦隨之羣龍無首，整個大陸形同撒了箍的木筒，在各奔前程的情況下，決非一紙命令所可濟事。

五 毛匪如何整黨建黨

去（五十六）年九月卅日，北平大字報透露：毛匪計劃於今（五七）年夏季召開匪黨「九全」大會，並指示親毛派須把「大聯合」、「三結合」向前推動一步，黨的組織必須恢復，並定期召開各級黨代會，然後召開人代會。可見毛匪對恢復「匪黨組織」亦從未忘懷。同年十一月，毛匪曾就某項建議作了一個批示：「關於已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延及十二月二日，匪黨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的通知。毛匪圖謀已久的整黨建黨工作，便漸次開始了。毛匪原是「搞黨」起家，匪黨組織應如何重建，他自然早有考慮，入春以後，建黨工作遂即展開。匪區的羣衆組織首先普遍建立起來，這是爲建黨工作鋪路奠基。茲就各地活動實況略舉數例如次：

（一）匪新華社武漢元月十七日電：「在全國億萬軍民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戰鼓聲中，武漢地區革命工人代表大會於一月十七日宣告正式成立。」

（二）匪新華社西安二月廿六日電：「西安地區工人階級代表大會，經過整整三個月的積極籌備，於二月廿五日光榮的誕生了。」

（三）匪廣東人民廣播電台二月十七日廣播：「番禺縣貧下中農代表大會在十六號下午勝利誕生。始興縣貧下中農代表大會，在二月十六日勝利召開。」

（四）匪湖南人民廣播電台二月廿三日電：「繼長沙市工代會誕生以後，長沙市貧下中農革命派首屆代表大會，經過數天充分討論，在二十二日下午

正式宣告成立。」

匪黨原係以代表工農羣衆自居，但十數年來，由於對工農大衆無限度的榨取剝削，以致羣起反毛反共，毛匪在毀棄黨之後，旋於五十六年一月廿日命令「全國總工會」停止各種活動，各地農會也遂即瓦解。目前急於覓取黨的羣衆，又重新把他們組織起來，但是原有的工、農基層幹部早已被指爲「走資派」或「蛻變份子」，當前的「工代會」、「農代會」，勢難重復舊觀，未來的活動，最多是少數「造反份子」乘機奪權弄勢，謂爲毛匪建黨的基層勢力，似難成立。

今（五十七）年二月五日，上海匪電台播稱：「某些黨的基層組織對整黨問題的討論及部署情況，概可歸納爲下列幾點：①由造反派參加整黨工作，依靠黨員和造反派搞整黨。②整黨組織和思想教育同時並抓，以毛澤東思想進行整黨。③展開對中國魯魯曉夫修正主義建黨路線的批判。④對黨員作全面性的檢查，清除反毛份子，並令不够條件的黨員退黨。⑤計劃開除黨員一半。」這略可看出匪黨整建工作的輪廓。

另據去（五十六）年十二月二日，匪黨中央文革小組頒發一個「關於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的文件，要求各級黨委研討並提出意見，該文件主旨如下：

（一）關於用毛匪思想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問題，絕不是恢復「文革」前的老樣子，老一套。

（二）把匪黨建設成爲由無產階級先進份子所組成的，能够領導「革命羣衆」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三）在重建匪黨組織過程中：①舉辦毛匪思想學習班，提高思想覺悟。②廣泛發動羣衆，改善黨羣關係。③黨員犯了錯誤，必須以「鬥私批修」爲綱，認真進行自我批評，以取得革命羣衆的諒解。

（四）凡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或革委會籌備小組的單位，可以恢復黨的組織生活。

（五）凡有據的叛徒及在「文革」中表現極壞而不悔改的人，均不應再過組織生活。

至於各地整黨建黨的實況如何呢？華東、中南，各地都有零星之反映。據山東匪人民廣播電台四月五日廣播：「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於三月十五日至

二十九日，召開了全省整黨、建黨工作會議，省革委會主任王效禹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該會的重心與要求包括下述各點：

（一）「我們的黨，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的整頓一番。」

（二）「……整頓黨的組織，加強黨的建設工作是政治中的政治，靈魂中的靈魂，核心中的核心。」

（三）「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羣衆，都要以鬥私批修爲綱，破私立公，打倒資產階級派性，增強無產階級黨性，有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人，才有一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黨。」

（四）「要堅持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整黨，反對和平整黨，堅持羣衆路線，反對關門整黨的觀點。」

（五）「對已經查明的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堅決清除出黨。……死氣沉沉，不起作用，沒有幹勁的，犯有嚴重錯誤未取得革命羣衆諒解的，可暫緩過組織生活。在整頓黨組織的同時，要吸收無產階級堅定份子入黨，把經過考驗的優秀黨員，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組織革命化的領導班子。」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須以整黨建黨爲中心，以大學習、大批判爲動力，進一步鞏固發展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

上述各地整黨建黨的實況，與去（五十六）年十二月匪黨中央文革小組頒發的「關於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一文的要求均相吻合。依據此類情況判斷，當前毛匪對各地整黨建黨的具體要求應該是：

甲、自去（五十六）年十一月之後，凡「已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恢復黨的組織生活。」（見毛匪指示）

乙、對原有黨員先作全面檢查，凡屬有據的叛徒、特務和在「文革」中表現極壞而不悔改的黨員一律開除黨籍。對死氣沉沉，不起作用的黨員，令其退黨，如願保留黨籍，則須先認真「鬥私批修」，取得革命羣衆的信任。

丙、在整黨建黨活動中以原組織中的「革命黨員」和「造反羣衆」爲主力，並在活動中大量吸收造反羣衆爲新黨員。

丁、在清除舊組織告一段落，「革命羣衆」被大量吸收入黨之後，再相

機召開支部黨員大會或單位黨員代表大會，以選舉新黨委，成立新的領導機構。

戊、俟各省、市、區新黨委普遍產生之後，再召開匪黨「九全」大會，以產生「毛澤東個人的黨」。

六 結論

毛匪此次發動整肅，是爲了重建匪黨，其政治意義遠超過文化意義；如予命名，當以「政治大革命」爲宜，但毛匪的政治資本早已喪失殆盡，黨外固無人同情，匪黨本身也全爲劉、鄧蟠踞，如喊出「政治大革命」，則客觀形勢對毛匪極爲不利。故運動之初，乃打出「文化」的幌子，既可轉移羣衆之視線，又能掩蔽本身的危機，這是毛匪的難言之隱；惟事實的演變却漸漸露出馬脚，始雖揚言「破舊立新」，終於演出「武裝奪權」，最近更公然高倡整黨建黨了。這說明偽裝實難持久，贗品經不起考驗。

在「文革」前夕，毛匪發覺匪黨變質，大半匪幹都成了毛匪思想的障礙。故以軍毀黨之後，乃大量印發毛著，強調活用毛匪思想；去（五十六）年九月毛匪赴各地巡視之後，更大辦學習班，號召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北京在一個月內辦理各種毛匪思想學習班九千八百多個，參加學習者達五十萬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日匪新華社北平電）足可說明一斑。這只是用毛匪思想對大陸人民催眠，使「毛澤東思想」佔領所有思想領域；妄圖爲重建「新黨」作好思想準備。

目前各級「革委會」都是建黨的權力機構，但「革委會」的建立却非常困難。依照毛匪的計劃，去（五十六）年四月當可全部奪權成功，繼而延及去年年底，嗣再展期至今（五十七）年「五一」之前，結果都未如期實現。至目前爲止建立「革委會」的不過二十四省、市，約佔大陸「行政」區域的四分之三，其他四分之一，仍難作黨的活動。尤其各地之「革委會」大都新舊傾軋，派系紛歧，「革委會」羽翼下的「新黨」自不會全部擁毛，這說明重建匪黨之初已露出明顯的裂痕。

近數月來，毛共召開「九大」之聲頻有傳聞，這是毛匪重建匪黨的最後一幕；也是毛匪全部希望的寄託。但「九大」的召開端賴基層「新黨」的

否純潔與鞏固。目前各地的「建黨學習班」既非匪軍「支援」不可，毛匪建黨的進度和「新黨」未來的能力當可預知。如「九大」再被迫延期，自然也是毛匪建黨的失敗。

大家維持交通安全

一、通用部份：

交通安全是共同的願望。
交通安全，生命第一。
愛惜生命，勿與車爭。
行人車輛，互相忍讓。
看清左右，再過馬路。
平交道前，生死關頭。
遵守交通規則，是生命安全的保障。
行人靠邊走，車輛靠右行。
人人守秩序，大家都安全。

二、汽車駕駛部份：

行車禮讓，可免死傷。
安全駕駛，人命第一。
駕駛疏忽，必生事故。
保持距離，控制速度。
亂鳴喇叭，人人討厭。
十次車禍九次快。
保養好，檢查好，專心駕駛車禍少。
檢查細心，駕駛小心，回家安心。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爭道搶先，定出車禍。
超載超速，車禍跟來。

三、行人與慢車部份：

過馬路走行人穿越道。
讓一步路，保百年身。
仔細看清，快快通過。
不併列騎車，不併排走路。
出門求安全，行路莫爭先。
兒童在馬路上遊戲，家長要受處罰。

四、道路障礙部份：

佔用道路做工，要受處罰。
佔用道路擺攤，要受處罰。
在道路上堆積物品，要受處罰。